

漢唐和親研究

崔明德 著

•07



汉唐和亲研究

崔明德 著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0年6月

书名	汉唐和亲研究
作者	崔明德
出版社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
社址	青岛市鱼山路5号
发行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	青岛海洋大学印刷厂
版次	1990年6月第1版
印次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字数	80千字
印数	1000
书号	ISBN 7-81026-053-7/I·5
定价	2.80元

前 言

和亲也称“和蕃”，始于汉初，终于清代，以汉唐和亲最具特色。翦伯赞曾把和亲政策看作汉匈之间矛盾冲突和缓和的转机，把西汉时期汉匈关系史看成是一部和亲史。实际上，不仅汉匈和亲如此，其它如中原王朝与柔然，西魏北周与突厥，唐与回纥、契丹、奚的和亲都突出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关系。因此，抓住和亲，就找到了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关键和突破口。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愈益重视，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文，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仅限于对某一和亲事件或某一和亲人物的评议，看不到汉唐和亲的全貌。作者有感于此，撰成是书。写作宗旨有四：

（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如实地揭示和亲的本来面目，探讨汉唐时期各个阶段和亲的背景、特点、作用及实质。

（二）从宏观上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或对有志于和亲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

（三）通过对和亲的论述，反映出汉唐时期的民族关系。

（四）各个朝代的具体和亲事件则在《简表》中反映出来。

本书的撰写是在和亲领域里的初步尝试，错误在所难免，如能对和亲研究起到一点推进作用，也就感到欣慰了。

作者

120738

1

序

怀着浓厚的兴趣读完崔明德同志撰著的《汉唐和亲研究》，为史学百花园中增添了一株新葩而高兴，感到起码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向读者介绍：

一、《和亲研究》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古代和亲的学术专著，带有拓荒的性质。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部中国史，充满了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和同化、融合活动的记载。而各民族之间的和亲，也是历来引人注目的重要篇章。象“昭君出塞”、“文成入藏”，不但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吟咏，而且成为在民间广泛流传、历久不衰的佳话。近年来，随着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这一课题更日益引起大家的重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章。但是，至今为止，还只限于对某一个和亲事件或某一个和亲人物的评议，而未见到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这一课题的专著出现。《和亲研究》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带有拓荒的性质，对推动和加深这一课题乃至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无疑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是值得称道的。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努力对和亲的实质和有关的事件、人物等，作出科学的评价。

在我国历史上，各族之间的和亲，不但次数繁多，情况

也极复杂。因此，如何进行评价，从来就是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在民族关系史问题讨论中，有的同志从“有利于民族团结”出发，对和亲无限美化拔高，如把汉元帝与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和亲，说成“汉匈大联合”，赞美为“民族平等”的楷模。这种观点，完全缺乏史实的根据，显然是不正确的。以汉匈前后的和亲为例，前期，“汉弱胡强”。匈奴恃其强大，连年入侵。汉则由于当时“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未可以武服”，才被迫与冒顿和亲，目的是：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可无战以渐臣也”。讲得直接了当些。就是从近期说，可以消弭边患；从长远说，可以兵不血刃，使其累世臣服。后期，“汉强胡弱”。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请求和亲，完全是被迫的。即所谓“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之”。是以“愿守兆藩，累世称臣”为代价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平等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之间的“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和亲研究》正是根据这些确凿史实和基本原理，明确指出：“统治阶级关于和亲的指导思想是有利于我。”一语道破了和亲的实质，把根本论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道破“实质”，并非简单地全盘否定，而是把和亲政策与客观效果结合起来考察，将和亲区分为“安靖边境”、“经济交往”、“结交军事同盟”和“分化、瓦解、操纵和控制对方”种种不同类型，指出哪些是应该肯定的，哪些是应该否定的，哪些是应该具体分析的。特别对一些和亲公主为发展两个民族友好关系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应当说，这些论断和评价，都是公正允当的。

三、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研究，勇于提出独到的新见解。

作为建国以来第一部和亲研究专著，除了本身便具有拓荒的性质外，《和亲研究》还注意发掘新史料，研究新问题，勇于提出新见解。例如，在此以前，研究和亲史，主要是研究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则极少接触到。《和亲研究》从《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等多种史籍中，搜集到许多生动描述和精湛分析的珍贵史料，予以论述，不但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同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又如，从西汉武帝与乌孙和亲开始，中经魏晋南北朝与河西走廊几个王朝的婚媾，直到隋唐与西域的和亲，求婚、迎亲、送亲使团和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馈赠队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大都是在“丝绸之路”上进行的。伴随着有些和亲公主的出塞，如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华容公主、和义公主等，进一步修整和扩展了自张骞以来的这条通路。有些和亲公主，如广乐公主、光化公主、弘化公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金城县主、金明县主等，甚至还为“丝绸之路”铺设了“辅线”或开辟了新线。在歌颂“丝绸之路”开拓者的同时，《和亲研究》分析和亲与陆上及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探讨了和亲所开辟的新的“丝绸之路”，对这些作出贡献的和亲公主，提出了赞颂，也是饶有新意的。

再如，汉唐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和亲较多，这些和亲从提出到和亲公主出嫁都要经过求婚、交纳聘礼、回赠、约定婚期、公主出嫁等若干程序，有的甚至要反复多次，持续几年；几乎每位和亲公主出嫁后都要经过派使臣答谢、汇报公主情况，看望慰问公主等反复往来；有时和亲公主也派

人向“父母之国”汇报情况，提出一些请求，奉献土特产品；有时和亲公主也带人回故乡省亲。这些活动，与西域文明有一定关系。《和亲研究》以相应篇幅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

四、对许多具体问题，作了细致的考证。

《和亲研究》在总体把握和亲的背景、类型、性质、作用的同时，又旁征博引，对一些和亲史实作了认真细致的考证，其中不乏发前人未发之处。如对和亲所开辟的自长安经吐谷浑、吐蕃至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的“丝绸之路”的考证，以及《简表》中对静乐公主与宜芳公主之家世、仆固怀恩的三个女儿出嫁回纥的考证，都比较精当。

当然，《和亲研究》并非无瑕的完美之作。相反，有的论断和评价，也还可以推敲和商榷。指明这一点，并不是公式化的套语，而是诚挚的期望。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也只有短短五年多时间，不足之处是在所难免的。但从他的刻苦勤奋和已经作出的可喜的成绩展望，是完全可以有信心期待他将会通过继续深入钻研、修订充实而臻于更加丰富和完善的。

孙祚民

目 录

序

前言

孙祚民

一、汉唐和亲概论 (1)

二、汉唐和亲比较 (32)

三、汉唐和亲与丝绸之路 (47)

四、汉唐和亲与西域文明 (63)

五、建国以来和亲研究述评 (77)

六、汉唐和亲简表 (100)

附录 建国以来和亲研究论文索引

..... (109)

后记 (114)

一、汉唐和亲概论

(一)

严格地讲，和亲始于西汉，终于清代，而汉唐和亲最具特色。

和亲是在美人计基础上产生的。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击匈奴，被围困在白登七天七夜。刘邦和将士们都无计可施，最后陈平拿出了锦囊妙计。关于陈平的计策，《桓子新论》载：“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彼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好，爱则阏氏日益疏远，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嫫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据应劭说，陈平让画工画一美女，先送给阏氏过目，并说，刘邦困急，想把美女送给单于。阏氏害怕美丽的汉女会与她争宠，遂劝说冒顿撤兵。^①此外还有雕木之工“状佳人之美云云”。^②这些记载虽略有差异，但有一共同点，即陈平用美人计使刘邦得以解围。

^① 《资治通鉴》卷11

^② 王先谦《汉书补注》

“白登之围”虽然解除了，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并未减轻。刘邦对此十分担心，向刘敬询问安边之策。刘敬鉴于美人计的效用，便向刘邦提出了和亲主张：把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多多陪送。“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①如果说陈平所用美人计是为了解围的话，那么，源于美人计的和亲则纯系“以美女作苟安的城堡”。^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变化，和亲则成了结交军事同盟，分化、瓦解、削弱和控制少数民族政权或少数民族内部不同势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后面还要具体论述。

从汉匈和亲开始到唐朝末期，据统计共有112次。其中西汉与匈奴13次，与乌孙3次；匈奴与乌孙、康居各1次；康居与匈奴1次；焉耆与车师1次；车师与匈奴1次。东汉与匈奴1次，莎车与于阗1次。曹魏与夫余1次；袁绍与乌丸1次；鲜卑拓跋氏与曹魏1次；小鲜卑大人轲比能与鲜卑步度根1次。拓跋魏与匈奴宇文部2次、匈奴刘路孤1次、匈奴乌桓1次、匈奴卫辰1次、前燕2次；前燕与拓跋魏3次；前秦与西秦1次；西秦与南凉、吐谷浑、叠掘鲜卑、北凉各1次；南凉与西秦1次；北燕与柔然互婚1次。北燕与北魏1次；后秦与大夏、北魏各1次；大夏与北魏互婚1次；北凉与北魏互婚1次；北魏与氐2次；北魏与柔然3次；柔然与北魏1次。东魏与柔然1次；吐谷浑与东魏互婚1次；柔然与北齐2次；柔然与唃廝囉4次。西魏与柔然互婚1次；西

^① 《史记》卷99《刘敬列传》

^② 鲁迅：《坟·灯下漫笔》

魏与突厥1次；突厥与北周互婚1次；突厥与康国1次；康国与安国1次。隋与突厥4次，与吐谷浑、高昌各1次。唐与突厥7次、铁勒1次、吐蕃2次、吐谷浑3次、契丹4次、奚3次、宁远1次、于阗1次、回纥7次、南诏1次。出塞的女子名义上是公主，实际上大部分是宗室或大臣的女儿。从吕后阻挠以鲁元公主出嫁匈奴刘邦以假代真，唐送亲使者在送亲途中向吐谷浑泄露出嫁的公主不是真公主回来被降官职，以及突厥小杀向袁振询问公主真假等事件来看，在少数民族首领的心目中和亲公主都是真公主。与中原王朝相反，少数民族入塞的公主大都是真正的公主。出塞的公主一般被立为阏氏或可敦（相当于中原王朝的皇后），入塞的公主有的被立为皇后。

汉唐时期的统治者对和亲都十分重视。兰陵公主出塞时，魏收作《出塞》及《公主远嫁》二诗，祖珽唱和，为时人广泛传诵。^①高欢还亲自为公主检查嫁妆，务令丰厚。阿史那皇后入塞时，北周多次派重臣迎接。吐蕃王松赞干布为了娶唐公主，曾致书唐太宗：“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②唐同意和亲后，松赞干布亲到柏海（今札陵湖）恭候，对送亲使李道宗“执婿礼甚恭”。^③金城公主入藏时，唐中宗率王公宰相送到始平县，在此赋诗饯别。为了对这次和亲留下永久纪念，改始平县为金城县，改其地为凤池乡怆别里。送、迎出塞入塞公主的队伍浩浩荡荡，车水马龙。景龙三年（709年）十一月，吐

① 《北齐书》卷59《祖珽》

② 《世系明鉴》

③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蕃到唐都迎接金城公主的使者达一千余人；回纥也曾派千余人来唐迎接公主。

和亲公主本人，一般说来，对和亲也有一定的认识，深感责任重大。唐朝与回纥和亲的公主大都把出塞看作是“为国和亲”。^①宁国公主在咸阳慈门驿与肃宗分别时泣不成声地说：“国家事重，死且无恨。”^②正由于她们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她们甘愿牺牲青春，忍受在她们看来不能忍受的屈辱，割舍恋国恋家之情，与和亲双方的政治风云紧密连在一起。她们中不少人完成了政治使命，在和亲史上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

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或多或少地与少数民族政权有过和亲关系，因此与和亲有关的官爵应运而生。目前所能见到的这方面官爵有“和亲侯”、“和亲判官”^③、“和亲使”。这些官爵的外交地位是较高的。王莽时匈奴使者首先提出拜见的是“和亲侯”王歙（王昭君侄）。唐玄宗时，史思明因负官债逃入奚，为奚游奕所获。思明欺骗他们说：“我，唐之和亲使也，汝杀我，祸且及汝国。”游奕信之，送诣牙帐。“宰干（即史思明）见奚王，长揖不拜，奚王虽怒，而畏唐，不敢杀，以客礼馆之，使百人随宰干入朝。”^④“和亲使”的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这里请允许我附带澄清一个问题。在目前所有论著中，只要一提到和亲就是指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

① 仆固怀恩《陈情书》，见《全唐文》卷432

②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③ 杜佑父杜希望曾任此官。见《新唐书》卷166《杜佑传》

④ 《资治通鉴》卷214

亲，这是很片面的。其实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也是非常丰富和别具特色的。例如，当汉武帝将细君公主嫁给乌孙昆莫时，匈奴也将公主出嫁给乌孙昆莫。细君公主被立为昆莫的右夫人，匈奴公主被立为左夫人。左夫人在乌孙生儿育女，其作用和影响远比细君公主要大得多。汉元帝时，杀害汉使者谷吉的匈奴郅支单于，“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①康居王将女儿嫁给郅支，郅支也将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王很尊重郅支，想借匈奴在西域的声誉要挟周围诸国，而郅支也借此向康居多次借兵，进一步控制西域。当郅支控制了乌孙，在西域基本站稳脚跟后便破坏双方的和亲关系，杀害康居王女。此外，车师和匈奴、焉耆和车师都曾有过和亲关系。

在西晋史学家陈寿和唐代史学家房玄龄的笔下，即使同一种族的两个政权之间的婚姻也叫和亲。例如，青龙元年（233年）小鲜卑大人轲比能“诱（鲜卑）步度根深结和亲”。^②南凉主秃发乌孤遣使到西秦乞伏乾归处“来结和亲”。^③秃发乌孤和乞伏乾归都系鲜卑族。

此外，鲜卑族拓跋氏平帝、昭帝的女儿都以和亲公主的身份出嫁匈奴宇文部。匈奴族的沮渠蒙逊与鲜卑族的乞伏炽磐也曾“结和亲”。^④

不仅在两个少数民族之间有和亲关系，而且在少数民族与被认为非正统的政权之间也有和亲关系。411年，北燕冯跋

① 《汉书》卷70《陈汤传》

②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

③ 《晋书》卷125《乞伏乾归载记》

④ 《晋书》卷125《乞伏乾归载记》

的女儿乐浪公主出嫁柔然斛律；414年，斛律女儿出嫁冯跋。就连十六国时期的两国之间也有和亲关系。394年，西秦与前秦和亲；412年，南凉与西秦和亲。尽管隋唐时期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但这类和亲仍然不少。如曷咄国与柔然、突厥与康国、康国与安国、吐蕃与突厥之间都有和亲关系。

这里还需要消除一种误解。现在人们只要一提和亲，就指中原王朝的皇帝将女儿或宗室之女嫁给少数民族首领。这是一种误解。和亲是两个政权的首脑人物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缔结的一种婚姻，既可以是汉族女子出塞，嫁给少数民族，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女子入关，嫁给汉族，这如同我们现在所讲的女到男方是结婚，男到女方也叫结婚一个道理。这是其一。其二，《新唐书》的作者在写《三宗诸子传》时，就径称李承采“与仆固怀恩使回纥和亲，即纳其女为妃，封毗伽公主”。其三，在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心目中，只要两个政权的首脑人物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缔结的婚姻不管哪一方出嫁女子都叫和亲。如前面所举的轲比能与步度根的和亲，秃发乌孤与乞伏乾归的和亲。如果说这些政权还不好断定谁是正统的话，那么，司马光把南朝作为正统，不也是称梁武帝“既不用（侯）景言，与东魏和亲”吗？^①其四，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只强调汉族一方，或只强调少数民族一方，势必会流入或大汉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不仅不利于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对现实也是有害的。

总之，和亲的范围很广，不能仅局限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这正如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范围理所当然地应把两

① 《资治通鉴》卷161

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内一样。①

(二)

两个政权之间为什么要进行和亲？目前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1）借和亲消除双方之间的对立状态，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2）羁縻少数民族，从近期说可以消弭边患，从长远看，可以兵不血刃，使其累世称臣；（3）借和亲取得财物；（4）为了发展和亲双方的友好关系。

这些观点，如果放在特定的环境和某一时期来看，有其部分合理因素，但是，如果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未免存在着很大偏颇。我认为，统治阶级关于和亲的指导思想是有利于我，所以，绝大部分的和亲是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和亲：（1）安边、结托——西汉时期的和亲；（2）逐鹿中原，结交军事同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和亲；（3）分化、瓦解、削弱和控制对方——隋唐时期的和亲。

西汉时期的和亲包括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西汉刚建立时，匈奴正处于上升时期。冒顿单于东破东胡王，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接着又侵燕代之地，“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②的地域。而“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③

① 详拙作《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刊于1986年第6期《理论学习》

②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③ 《汉书·食货志》

“中国疲于兵革”，①无力对付上升时期的匈奴。和亲则成了西汉统治者处理汉匈关系的极好手段。

刘敬向刘邦提出和亲的动机是为了安边。他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②接着向刘邦建议：“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阙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③和亲实为上策。与匈奴实行和亲“非惟解兵息民，亦欲渐而臣之”。④这种思想从刘邦开始，中经高后文帝，直到宣帝、元帝，“皆用是道”。⑤我们纵观一下汉匈和亲的历史不难发现，汉匈双方在求婚、报聘以及正式和亲中，始终遵循着这样一条原则：“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⑥可见汉与匈奴和亲完全从安边考虑。

汉与乌孙的和亲纯系结托的手段。汉初，西域是匈奴的势力范围，楼兰、乌孙、呼揭及其周围的二十六族都已成为匈奴的附属国。匈奴西部的日逐王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向西域诸政权征收赋税。葱岭以西诸如大月氏、大夏等，也不得不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② 《史记》卷99《刘敬列传》

③ ④ ⑤ 《册府元龟》卷978